



飛黃騰達的開始

——蘇聯諷刺小品文集——

拉斯金等著

新知識出版社

5048

飛 黃 騰 達 的 開 始

(蘇聯諷刺小品文集)

拉 斯 金 等 著

章 十 彥 譯

· 新 知 識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六 年 · 上 海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“飛黃騰達的開始”等六篇諷刺小品文，其中刻劃了形形色色的人物，如辛辛苦苦的官僚主義者柯爾米里采恩，曲意逢迎上級的羅姆捷夫，用學習做幌子，拿文憑當敲門磚的費德金，小廣播伏洛寧等等。作者們一面給這些人安排了應有的下場，一面還借正面人物的行動、先進思想和落後思想之間的鬥爭，指出了正確的人生道路，因此對我們廣大讀者來說，是富有教育意義的。

飛 黃 騰 達 的 開 始

(蘇聯諷刺小品文集)

(蘇)拉斯金等著

高 士 彥譯

*

新 知 識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湖南路九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一五號

上海國光印書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號：新0305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張：1 7/16 字數：30,000

一九五六年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一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40,100本

定價：(6類) 0.15元

目 錄

最後的一根火柴·····	巴謝諾夫(1)
飛黃騰達的開始·····	杜斯金(7)
函授生·····	華西里耶夫(18)
瓦斯卡的媽媽·····	連 奇(22)
一場風波·····	阿爾道夫(29)
只是對你說·····	卡爾波夫斯卡亞(35)

最後的一根火柴

巴謝諾夫

火柴燃着以後又熄滅了。柯爾米里采恩無可奈何地瞧着從那燒焦的火柴頭上冒起的一縷青煙，他用力把空火柴盒扔進了字紙簍，又拍拍身上所有的口袋，然後向坐在他對面的人事處處長赫洛莫夫說：

“給我一根火柴。”

“我不抽煙，”赫洛莫夫抱歉地微笑着說，“再說，您血壓太高，伊凡·菲道洛維奇，我也不主張您抽煙。”

“好主張，您別說了！”

柯爾米里采恩唉聲嘆氣地把煙捲擱在一旁，揪了一下電鈴喚女秘書，接着就動手——這已經不是第一次——翻弄擺在他面前的一本厚厚的人員編制名冊。

“不，親愛的赫洛莫夫同志，”他停息了片刻以後開口說，“您要怎麼辦都行，但是您要碰專家，我不答應。絕對不答應！那些沒有文憑的人，您儘管把他們派到生產單位去。不過，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專家，您別打算動腦筋。到底這是怎麼啦……她睡着啦，怎麼搞的？”

他又第二次揪鈴喚女秘書。糟糕！只有暖氣管裏響亮清晰地發出一陣陣滋滋的聲音。於是伊凡·菲道洛維奇用力地推開座椅，向接待室走去。

接待室裏什麼人也沒有。柯爾米里采恩稍微推開通向走廊的門，猶豫片刻以後，就跑向用文件櫃隔開的走廊一角，那裏經

常是有女傳遞員值班的。

“看見加里雅沒有？”他向一個上了年紀的、身材肥胖的女人詢問。她正在一面低聲哼唱些什麼，一面揀信件。

這女人抬起了眼睛，吃驚地說道：

“啊呀，伊凡·非道洛維奇，我沒有看見，我剛從城裏回來。”她急忙地說。“要我去找她嗎？”

“用不着，您繼續做自己的事吧。”

柯爾米里采恩捻捻自己留養得很好的鬍鬚，緩步地走開了。“難道差遣她去找火柴？”他想了想。“不，不便驅使老年人做事。還是自己找誰去接個火。”

在最近的一扇門上掛着一塊木牌，伊凡·非道洛維奇看見上面寫着“生產處”幾個字，就推門進去了。

一間寬大的房間裏充滿着春天的陽光，壁上有顫動的日影，這是由日光映在屋外無數的水潭上而引起的反射。房內坐着兩個人，一個是性格活躍、戴着一副金邊夾鼻眼鏡的賽爾蓋依·里伏維奇處長，另一個是年輕的同事，柯爾米里采恩不認識（他對別人的面容和姓名總是記不清的）。

賽爾蓋依·里伏維奇用拳頭支着肥臉，正在細心研究“女工”雜誌上刊登的各種婦女流行的髮式。他聽到腳步聲以後抬起了頭，頓時呆住了。

“是您，您……”他挪正了夾鼻眼鏡，言語支吾地說。

“是我呀，”柯爾米里采恩說。“說實話，您為什麼感到驚奇？”

賽爾蓋依·里伏維奇從座位上站起來，露出了一副手足無措的窘態。

“請原諒，伊凡·非道洛維奇，您這麼突然地跑進來……”

“原諒什麼呀，賽爾蓋依·里伏維奇。您的人上哪兒去啦？”柯爾米里采恩指着三個空位子說。

“他們快來了，”賽爾蓋依·里伏維奇發窘地說。“是這麼一回事，我放他們出去半天。”

“您放他們出去？”柯爾米里采恩睜大眼睛詫異地說。

“他們一股勁兒地要求……說是家裏有些要緊事情。其實，這也沒有什麼關係，現在處裏差不多沒有事兒可幹。”

“怎麼沒有事兒幹？！”柯爾米里采恩激動地說。“我交給你們的任務呢？”

“請您放心。席爾杜興快要完成了。”

伊凡·菲道洛維奇懷疑地瞥了席爾杜興一眼。

“哼……一個人未必能對付得了。”

“對付得了，”賽爾蓋依·里伏維奇肯定地說。“也不是第一遭了。過一小時以後就拿到您那裏去簽字。小伙子做事勁頭大。”

伊凡·菲道洛維奇從賽爾蓋依·里伏維奇那裏出來，原打算回去了。但是這時候他記起了還沒有燃着的香煙，於是又沿走廊走了幾步，推開了掛着“設計處”木牌的一扇門。

“瞧這兒的工作大概還算緊張，”伊凡·菲道洛維奇滿意地在自言自語。因為他看見五個設計師全都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，只有處長不在，但是柯爾米里采恩知道，他一清早就到部裏去了。

伊凡·菲道洛維奇的來到，立即就產生了他無論如何也沒有料到的影響。五個人不知道為什麼都感到惶惑不安，站起身來，碰倒了椅子。柯爾米里采恩很不喜歡看到這種情況。

“請你們繼續做自己的事情，”他冷淡地說，“用不着見我害怕。你們既不是契訶夫筆下的小官員，我也不是過去沙皇時代的庶務官的幽靈。”

有一個設計師正在用算尺計算某些數字，伊凡·菲道洛維奇向他瞥了一眼，然後問他身旁的一個設計師說：

“那末您做什麼呢？”

“等符拉索夫計算完畢，我仔細地審查一下然後交給柯列茨基。”那個設計師指着一位正用心在白紙上畫格的同事。

“是這樣嗎？……大概柯列茨基是要在現成的表上填填數字吧？”

“不，填數字是我份內的事情，”一個年輕的，嘴唇像女孩子嘴唇一樣肥軟的工程師插嘴說，“室內數我的字跡最工整。”

伊凡·菲道洛維奇哼了一聲又向處裏的第五位工程師問道：

“請問您做些什麼呢？”

“我審查製成的報表，”第五位沉靜地回答說。

柯爾米里采恩神經質地把手指揪得咯咯作響。

“哼……你們的工作很樂意，”他冷冷地說。“首先是不累，無論如何不會因此得高血壓病。依我看來，一個工程師除了有文憑以外，還得有良心。敬愛的公民們，這是老實話！”

設計師們相互含有深意地看了一眼。

“局長同志，我們是有良心的，”房間內字跡最出色的那一位說。“我們自己坐着也氣悶。我請求過處長把我調到任何一個工地去。但是他回答說：‘不行，您是個工程師、高級技術人員。有時候我們忽然之間需要起來，那可怎麼辦？’”

“正爲了這個‘忽然之間’，我被封存在這裏了，”在紙上畫線格的那一位愁眉苦臉地說。

伊凡·菲道洛維奇站着想了一會，對那些年輕人含糊地點了點頭就走出了房間。在回到自己的辦公室的路上，伊凡·菲道洛維奇決定順便去看一看他的副局長。但是他給喊住了。

“喂，小鬍子！”擠滿走廊的人羣裏有一個人在大聲嚷叫。

柯爾米里采恩不由自主地停住了腳。

“請問，是您在叫我？”他很威嚴地問道。

“不叫您還叫誰呀，按次序排隊。大家一清早就在這裏等了。”

柯爾米里采恩知道別人把他當作來客了，他微笑地婉言解釋說，他是這裏的自己人，因此……

“這裏全都是自己人，”有一位婦女打斷了他的話。

伊凡·菲道洛維奇不再答理她，他推開門走進了接待室。

他第一個碰到的就是他的女秘書。

“加里雅！您在這裏做什麼？”

加里雅吃驚地回轉身來，在她的鮮紅的嘴唇上黏着黑色的瓜子殼。這使柯爾米里采恩感到非常生氣。

“真不成話！”他大聲地說，“我到處在找您。”

“伊娜求我替她一會兒，”加里雅一面退向門口，一面低聲嘟囔，“加夫里林同志也出去了。”

“哪兒去了？”

“今天在基那莫運動場有一場球賽——‘斯巴達克’和‘魚雷’隊比賽。”

“什麼比賽不比賽，他今天應該接見來客，趕快把他找來，請他來見我。”

柯爾米里采恩身後的門剛一關上，加里雅就拿起電話聽筒，撥了號碼，急急忙忙地說：

“英卡①，趕快回來！我們那一位到這兒，到你的接待室來過了……可是誰知道他！……五年沒有鑽出過辦公室，這一回好像在故意爲難，突然出現了。這個人夠討厭的。”

可是這時候，“討厭的人”正在走廊上傷心地盤算：

“機關裏就是這副光景！真是料想不到……”他來到了“技術

① 伊娜的愛稱——譯註。

處”的門邊，心不在焉地把這一枝還沒有點着的香煙抽了一口，“進去接個火吧！”

在這時候，門內傳出了一陣哄笑。柯爾米里采恩推開了門。

房間裏所有的工業技術家們緊密地圍成一圈，中間是處長杜西爾金和副處長赫伏斯托夫在坐着下棋。誰也沒有注意到柯爾米里采恩走進來。

伊凡·菲道洛維奇用手指敲了敲身旁一個人的背脊，查問這裏究竟出了什麼事。

“殺得片甲不留。”那個人回答他說。

伊凡·菲道洛維奇忍住了一股怒火說道：“殺得片甲不留這玩意兒也許很有趣，但是技術專家們也不能忘記自己主要的工作。”

那個被他敲了背的人聽到了熟悉的聲音，掉轉頭來一看，就吃驚地溜掉了。他在溜走的時候同時輕推鄰近的人，房間頓時就走空了。只有兩個下棋的人完全迷在戰局裏，還在埋頭苦幹，沒有注意到周圍發生的任何事情。

柯爾米里采恩把手攔在杜西爾金的肩膀上。

“我建議你們……”他激動得說話的聲音都沙啞了。

可是杜西爾金的眼睛還是沒有離開棋盤。他挪開了柯爾米里采恩攔在他肩膀上的手，氣惱地說：

“走開！……別搗亂！”

柯爾米里采恩嘆了一口氣，但是沒有說什麼。在回到自己的辦公室以後，他憤然地把那枝沒有燃着的香煙也扔掉了，並且堅決地對赫洛莫夫說：

“好吧！我們再來看看人員編制名單。不知怎麼搞的，我現在感覺到可以在我們的企業裏找出一些對生產有用的人。”

（譯自蘇聯“鱈魚”雜誌1955年第二十四期）

飛黃騰達的開始

拉 斯 金

在吃飯的時候吵開了。當場就形成了兩個陣營。一方面是：羅姆捷夫本人、他的岳母塔依西亞·巴甫洛夫娜，還有客人卡林金。

反對他們三個的是瓦里雅。

羅姆捷夫的妻子尼娜·司捷潘諾夫娜保持中立。

“夠了，爭夠了！”塔依西亞·巴甫洛夫娜一面說、一面狠狠地推開盛着蜜餞乾果的盤子。“我對這種事情有我自己的看法……”

“您把這自己的看法可以簡單說一下呀。”瓦里雅微笑着說。

“住嘴，瓦里雅，”尼娜·司捷潘諾夫娜說，“不要纏着外婆。”

“我有什麼可說的？”塔依西亞·巴甫洛夫娜氣勢汹汹地瞥了女婿一眼。“他知道我的意思。”

羅姆捷夫沒有開口。他在想：“岳母當然是對的，應該支持她，但是現在犯不着。瓦里雅在面前，又得抓話柄鬧一場。”

“爸爸，你為什麼不開口呀？”

“瓦里雅，別忙，我們來聽聽客人的意見，”羅姆捷夫說這話的時候向卡林金遞了一個眼色。

“我能說些什麼？”卡林金嘆了一口氣，抹抹幾根稀疏的鬚鬚，接着又聳肩攤開兩手說，“我個人擁護塔依西亞·巴甫洛夫娜的意見。人應該善於為自己謀求飛黃騰達。”

“飛黃騰達？……我還不懂得這個詞兒，”瓦里雅說後就走向

書櫥。“要在字典裏找一找。”

“好吧，去找，會找到的。”塔依西亞·巴甫洛夫娜冷笑了一下。

“飛黃騰達，”瓦里雅唸道，“在工作和社會活動方面順利地提高地位。這樣……現在可懂了。”

“謝天謝地，你算聰明的，”塔依西亞·巴甫洛夫娜輕鬆地嘆了一口氣，“總算弄明白了。”

“慢着，外婆，”瓦里雅不動聲色地說，“您今天說過，爲了取得成功，一定需要有個人關係，領導的支持，還有交際等等，是嗎？”

“對，對，對，”塔依西亞用挑戰的口氣應答。

“好吧，”瓦里雅低下了頭。按照頭低垂的程度，別人也許會認爲她準備在爭辯裏讓步了，但她却接着說道，“讓我舉個例子：今天早晨在伏爾加河對岸舉行了高台滑雪競賽……”

“我們不打算聽你談滑雪故事。”巴甫洛夫娜故意表示拒絕地說。

“不要打斷演說家的話，”卡林金說，“瓦里雅，我們在聽你談。”

“事情是這樣的，我們學校裏的學生維克托·薩莫興得了第一。他跳四十七公尺遠！……你們明白，這說明什麼？”

“瓦里雅，我不明白，”尼娜·司捷潘諾夫娜插嘴說，“這有什麼相干……”

“別忙，媽媽！”瓦里雅抬起手說，“薩莫興獲得了成績，也許過些日子，他會成爲冠軍。他的這種成績是自己掙來的。他學習，向教練員討教，掌握了技巧。現在這麼辦，”瓦里雅轉臉向卡林金說，“我能把教練員和市體委會的主任介紹給您，全蘇委員會的主席也支持您，省委會書記也給您個人的幫助。交際聯絡方面，

一切也都妥貼。您只要做一些很簡單的事情：縛上滑雪板，爬上高台，往下跳。”

羅姆捷夫情不自禁地微笑了一下，心裏想：“雖然例子不完全恰當，但是看起來，卡林金已經洩了氣，不出聲了。”

“要高台幹什麼？”卡林金氣惱地說，“你那個高台有誰跳？都是些什麼也不怕的冒失鬼。我就不打算跳，瞧着都害怕。但是我認為，你的那個名叫什麼……薩莫興的，如果他不曾跳，就未必敢爬到高台的頂上去。”

瓦里雅鼓起掌來說：“對了！要求證明的正是這一點……需要個人的天資、才能、耐心和機靈。”

“但是，瓦里雅，我們談的是另一種本領，”塔依西亞·巴甫洛夫娜接上說，“你不懂這個。”

“啊哈！援兵到了。”羅姆捷夫關心地向岳母投了一眼，暗自說，“瞧你的。”

“是啊！”卡林金因塔依西亞的支持壯了胆，他開始說，“我們談的是另一回事。讓我也舉一個例子。就談司基奧賓吧。他去年算個什麼？一個普通的工作人員。現在成了什麼？快算是領導啦。副主任。他怎麼搞到手的呢？找到了接近經理、接近伊凡·安德烈維奇·巴索夫的路。和他一塊兒去釣魚，一次、兩次、五次、十次，現在大家瞧吧。”

“他怎麼啦，拍馬屁？”瓦里雅問。

“什麼叫‘拍馬屁’？一個人善於找門徑接近領導。結果，正像大家所說的，飛黃騰達了。”

“他是個壞工作人員嗎？”

“爲什麼？……他，一般說，是個好工作人員。”

“這一點，說起來，也不是一種小因素啊。”瓦里雅作出結論說。

卡林金向羅姆捷夫討救兵似地看着，羅姆捷夫知道，是干涉的時候了。

“聽着，瓦爾瓦拉^①，”他嚴肅地說，“夠了，足夠了！你當然很聰明，什麼事都要窮追到底。但是你……這其實……飯後還是該去休息一會吧。”

瓦里雅鞠了一躬，她在辯論裏取得了勝利，這叫她感到高興。

“遵命，爸爸。服從父命，這是奧斯特洛夫斯基的話，見‘奧斯特洛夫斯基全集’第五卷第十頁。”

瓦里雅跑開了。塔依西亞搖着頭說：

“這女孩子，這麼點兒處世經驗，就滿口亂說。”

過了一會，羅姆捷夫步出大門送卡林金回家。路上他們談到不少事情，扯來扯去又回到吃飯時候大家爭論的問題上。

“阿歷克賽依·魯基奇^②，我對你說，”在分手的時候，卡林金規勸地說，“不要生氣，不要把你女兒說的一套當做一回事，忘掉它。你要找接近巴索夫的路……你要跳得叫那個跳滑雪高台的人做夢也沒有見過。”

羅姆捷夫和卡林金分手後，走上回家的路。

晚上冷得出奇。星星在昏暗的天空閃爍，雪在腳下十分有趣地蹣跚作響。“畢竟卡林金有理，”羅姆捷夫暗自在做結論，“他和岳母都說得對。”

羅姆捷夫走到花園街，聽到音樂和嘈雜的人聲，沿着滑冰場有各種顏色的電燈泡在放射光彩，樂隊在起勁地吹奏。在探照燈的淡藍色光線裏，可以看到雪花慢慢地飄落下來。

羅姆捷夫在滑冰場的入口處看到了一輛綠色的“勝利”牌汽

① 瓦里雅的愛稱——譯註。

② 羅姆捷夫的名字和父稱——譯註。

車。

“是巴索夫的汽車？”羅姆捷夫驚異地自問，接着又自己回答說。“準是這一輛。難道伊凡·安德烈維奇是在滑冰？不妨待我進去打個招呼。”

他買了一張票，走進滑冰場。

羅姆捷夫佇立在中央場地的旁邊，看着一連串沒有盡頭的環圈舞，他的一雙眼睛在搜尋經理。

小伙子 and 姑娘們穿着亮閃閃的冰鞋打從他身旁疾馳而過，



近中央地帶有一對男女從容地、安詳地兜轉着。

他又看到市委書記柯列斯尼欽科扶着妻子飛馳而過。

“首長滑得挺不錯，”羅姆捷夫懷着敬意地在想。“我在十五年前可也是好身手。”

同樣的一些人已經接連三次循圓圈掠過眼前了，但在他們中間沒有巴索夫。羅姆捷夫又向前走了一會，最後終於看到了巴索夫。巴索夫正在供初學者練習的場地上苦幹呢。

巴索夫顯然是在學習。走了幾步以後，就跌倒在冰面上，他勇敢地用袖口抹了抹額角，又站起身邁小步疾走，好像一架飛機打算起飛似地，但是沒有能實現自己大胆的意圖，又着陸了。

冰面被新手們的冰鞋劃得光閃閃的，和鏡子一模一樣。初學者們已經認真地將冰面擦亮。

羅姆捷夫站在電燈柱旁，心裏在琢磨：“去幫他一下吧？不，不能，這擺明是拍馬屁。逕自去滑冰嗎？不，他會說你是在賣弄，算你羅姆捷夫會滑冰，我是剛學。可能更糟糕的是，他認定我是來嘲笑他的，這就更不妙了。怎麼辦呢？呆看是愚蠢的，一定要行動起來。”

羅姆捷夫的思考被經理熟悉的嗓音打斷了。巴索夫離開了滑行道陷入雪堆，現在坐在雪上快活地揮動着手。

“好啊，羅姆捷夫同志！……看到我在拚命吧，怎麼樣？”

“您好！伊凡·安德烈維奇，”羅姆捷夫彬彬有禮地鞠了一躬說，“在滑冰嗎？”

“在嘗試，常言說得好，玩兒命。您怎麼啦？”

“害怕，從來沒有嘗試過，”羅姆捷夫順口扯了一個謊。“您能夠教我嗎？”他一面問，一面在設想，“奉承一個人的辦法，莫過於向他請教，而且還要趁他不是一個專家，只是在這件事上比你多知道一些的時候去請教。這樣他就會覺着自己是個頭等的內行

和能手。”

“我怎麼能教別人？”巴索夫微笑了一下。

“怎麼不能？您無論如何是已經在滑冰了。”

“好吧。您就穿上冰鞋到場內來，常言道，齊心合力來幹。”

“瞧這‘齊心合力’四個字。”羅姆捷夫滿意地尋思着，隨即以稍帶誇大的蠻勇表情揮動手臂說：

“好吧，即使出醜，也是樂事！……請等一會兒，我馬上就來。”

十分鐘後，羅姆捷夫穿着冰鞋來到供初學者練習的場地。他扮出滿臉的恐怖神情，滑了一兩步就啪嚓摔倒了。摔跌扮得很自然，以致巴索夫立即就奔到羅姆捷夫跟前，把手伸給他。

“摔的時候，身子要盡量靈活一些，輕輕地坐在冰面上，”巴索夫建議說，“您這樣站着，站定。呶……走一步，再一步……唉呀……又坐下了。一，二，起來！看周圍的人是怎麼幹的。”

旁邊新手們都在勇敢地滑行。

一個頭戴皮帽，體格結實的男子攀搭在一個教他滑冰的女孩子的肩膀上，慢慢地在冰面上滑着。他高興地左顧右盼，臉上現出一種異樣幸福的表情。

“行了！”這男子雄赳赳地說。

第二次說出“行了”這兩個字的時候，他已經是坐在地上了。

“來，羅姆捷夫同志，”巴索夫說，“試試看。”

羅姆捷夫在冰上胆怯地跨着步，一下子變成了仰躺姿勢的飛馳。如今冰鞋已經不接觸冰面，它平穩地劃過空中，好像因無力控制而求援似地直向天空飛去。於是就摔倒了。

“盡量保持平衡，”巴索夫深表同情地說，“看着我。”現在巴索夫穿前了幾公尺，一回也沒有跌倒。

“您滑得挺好，”羅姆捷夫熱心地說，一面揉着擦傷的膝蓋。